

29.64
ZQR
7

29.64
ZQR
7

公交优化
讲义之七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工程译文集

Selected Papers on
Urban's Public Traffic Systems Engineering

长沙市公共交通系统工程优化总指挥部印

一九八三年

湖南省系统工程学会、湖南省城市公共交通学术委员会、长沙市公共交通系统工程优化总指挥部联合在1983年4月至5月举办了《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工程》讲习班。有全国31个城市的100多名来自会交战线的同志参加了学习、研究、讨论和实践。这本译文集就是配合这次讲习班而编译的一套讲义中的第七本。全部入选的论文来自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运输学报上近几年内发表的有关城市公共交通方面的论述或报告。内容新颖、涉及面广、特点明显、重点突出，是选择这些论文的原则。希望本译文集对于关心城市公共交通、关心交通运输这一四化战略重点之一，关心一门新学科正在茁壮成长的有识之士，都将有所裨益。

参加各文译校工作的专家们已详细列名于目录和各文题下，兹从略。因时间仓促，力不从心，各译文未加统一订正；必然见仁见智，各具匠心。估计读者能前后对照，明察秋毫，尽“子云相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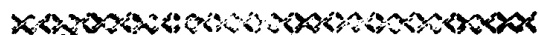
工异曲”之妙。

敬希指正。

张 启 人

83年5月16日

目 录



1. 交通需求联立方程模型 (陈荃礼译 王毓基校)
2. 交通生成的选择过程 (何显慈译 谢建新校 邹正复校)
3. 出行生成参量的贝叶斯修正法 (蒋光震译 王孟骏校
邹正复校)
4. 出行吸引估计的简化步骤 (何显慈译)
5. 出行分布模型基本分析 (聂伟译 刘兆安校)
6. 用于交通测算的家庭分层模型 (陈荃礼译 王毓基校)
7. 综合直达行程模型 (刘兆安译)
8. 城市公路公共汽车利用的优化 (戴君杨译 王身立校)
9. 运输网络流最优化 (樊晓平译 欧阳小红校)
10. 一种公共汽车网络设计的分解方法 (欧阳小红译 樊晓平校)
11. 印度的工作出行行程的研究 (王晓斐译 戴君杨校)
12. 芝加哥计算机交通控制系统 (熊桂林译 樊晓平校)
13. 公共汽车站的定位与设计 (宋小丹译 宋承文校)
14. 供给中心的最优配置 (余前译 刘兆安校)
15. 最优工作时间 (刘力译 张岳生校)
16. 效应评价法的结构 (陈赫译 高方校)
17. 运载性能评价模型 (欧阳小红译 樊晓平校)
18. 在分模式模型中费用函数的比较 (朴国悌译 王凯歌校)
19. 在运输系统管理 (TISM) 中能源利用及排废影响的测定

(摘要) (黄大展译 奕英普校)

20. 能源对未来运输系统的影响 (胡力平 胡卫平译
胡卫平校)
21. 城市学校系统的交通规划问题 (陈赫译 罗声求校)
22. 城市分类交通预测问题的提出。(陈荃礼 袁守军译
陈荃礼校)
23. 公共快车交接网模拟 (马川生译 谢源生校 黄迎
祥复校)
24. 改进行车干线状况与节约能源 (袁守军 陈恢宏译
陈荃礼校)
25. 运输能量信息系统 (樊晓平译 欧阳小红校)
26. 自行车道对驾驶员及骑车者驾驶行为的影响 (陈赫译
高方校)

交通需求联立方程模型*

为使我们的公共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运输设计师们应能预测和评价各种可供选择的运输方案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规划和评价过程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交通需求预测。要进行分析 and 评价，就要有交通范围和乘行时间的可靠情报，这是交通需求预测的根本问题。

布兰德 (Brand) (2) 和威尔逊 (Wilson) (7) 提出的两篇论文，在理论阐述上和实践经验上都有很多长处。但传统交通需求模型有几个主要弱点：(1) 出行生成不受出行费用和其他出行属性的影响；(2) 总需求不受系统变化造成的替代可能性的影响；(3) 时间和其他用户偏好参数的不同值取决于出行方式或路线的选择；(4) 可供检验的信息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些弱点使人对基于传统模型的运输规划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本文提出一个交通需求的联立方程模型，它概念清晰，容易理解，避免了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联立方程系统

联立方程具有下面的一般形式：

*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of
Travel Demand by Dale O. Stahl, II;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Journal, Vol,
103, TE6, NOV, 1977, PP, 741-750

$$\begin{aligned} y_1 &= f(x_{11}, x_{12}, \dots, x_{1n}) + \varepsilon_1 \\ &\vdots \qquad \qquad \qquad \vdots \qquad \qquad \qquad \vdots \dots\dots\dots(1) \end{aligned}$$

$$y_m = f(x_{m1}, x_{m2}, \dots, x_{mn}) + \varepsilon_m$$

应变变量 y_i 由方程 i 的自变量 $(x_{i1}, x_{i2}, \dots, x_{in})$ 的一组观测值的函数 f , 加上一个随机误差项 ε_i 决定, 若已知 f 的数学形式, 并规定 $m \geq n$, 则非线性回归技术可应用于估计 f 的参数。

在线性函数 f 的特殊情况下, 该系统变成:

$$\begin{aligned} y_1 &= x_{11} f_1 + x_{12} f_2 + \dots + x_{1n} f_n + \varepsilon_1 \\ &\vdots \qquad \qquad \qquad \vdots \qquad \qquad \qquad \vdots \qquad \qquad \qquad \vdots \dots\dots(2a) \end{aligned}$$

$$y_m = x_{m1} f_1 + x_{m2} f_2 + \dots + x_{mn} f_n + \varepsilon_m$$

$$\text{或 } y = X \cdot f + \varepsilon \dots\dots\dots(2b)$$

其中 y 为应变变量观测值的列向量, f 为函数 f 的线性系数的列向量, ε 为误差项的列向量, X 为自变量观测值的对应矩阵。如果随机误差项是独立的, 其期望值为零, 方差恒定不变, 且 $m \geq n$, 则 f 的最佳线性无偏估计由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式给出: $\hat{f} = (X'X)^{-1} X'y$ 。

这种“全信息”估计式可以作为比较各种可选择的估计式的标准。例如, 假设这些方程划分为前 P 个方程组成的 $y^{(1)}$ 和后面 $m - P$ 个方程组成的 $y^{(2)}$, 若有 $P \geq n$ 及 $m - P \geq n$, 每个子系统可分别用于估计 f :

$$\hat{f}^{(1)} = (X_{(1)}' X_{(1)})^{-1} X_{(1)}' y^{(1)} \dots\dots\dots(3a)$$

$$\hat{f}^{(2)} = (X_{(2)}' X_{(2)})^{-1} X_{(2)}' y^{(2)} \dots\dots\dots(3b)$$

其中 $X_{(1)}$ 和 $X_{(2)}$ 为对应的分块自变量矩阵。虽然 \hat{f} , $\hat{f}^{(1)}$ 和 $\hat{f}^{(2)}$

均为渐近无偏的，但小样本估计则效果两异；换言之，分块模型将导致 f 的不同估计值。并且，局部信息估计式或它们的任何加权平均值的方差将大于全信息估计式 f 的方差，因此，全信息估计式比任何局部信息估计式更为有效。

为了推导交通需求联立方程模型，需要一组完整的行为方程，这一组方程把可观测变量描述成解释性变量的固定集合的函数，这个函数对于所有这些方程都相同。因为交通行为是个人选择的表现，又因为选择理论是建立在单一效用函数的概念之上的，所以它是建立整个模型的固有基础。

选 择 理 论

假设已知一个互不相容的备选方案的有限集合，在非确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将选择具有最大显著效用的方案。设一个方案表现出的效用 V_i 可由一个确定的分量 U_i 和随机分量 n_i 表示： $V_i = U_i + n_i$ （适合于一切 i ）。这个表达式无疑地假定，任何一个方案的效用仅取决于那个方案的特点，而与其他存在的或不存在的互不相容的方案无关。多明西奇 (Domencich) 和麦克法登 (McFadden) (3) 认为，可加性分离效用函数符合这种要求；其特殊形式将在下一部分介绍。

进一步假设随机项 n_i 为独立的、等分布的威伯尔 (Weibull) 随机变量，选择任何一个特殊的方案的概率 p_i 是由熟知的多项式对数方程决定的：

$$p_i = \frac{e^{Xp(U_i)}}{\sum_j e^{Xp(U_j)}} ; (\text{适合于一切 } i) \dots\dots\dots (4a)$$

$$\text{或 } \text{Log} \left(\frac{p_i}{p_j} \right) = U_i - U_j \dots \dots \dots (4b)$$

适合于所有不同的数对 (i, j)。

方程 (4b) 是构成由方程 1 定义的联立方程系统所需要的形式。因此，任务简化为在这一对数形式中，用出行终点、出行方式和路线，求一个适合出行生成和出行分布的确定方程组的问题。

解集作用和效用

在继续详细推导模型的方程组以前，有必要阐明提供解集数据的符号，还要为可加性分离效用函数规定一种形式。实际上，效用函数被看作一组“类似的”个人或家庭的代表函数。把同样的基本数学形式用于所有有代表性效用函数是非常方便的，这些效用函数具有适合于不同组的基本函数变化的参数，例如：个人的组合可以根据若干社会经济指标 S 而定，此外，还常常希望根据出行目的和每日出行时间而允许各参数取不同值。社会经济类别为 S、出行目的为 p、每日出行时间为 h 的代表性效用函数用 $U_{s p h}$ 表示。

出行效用可能决定于：(1) 出行起点地段的特点，如人口多少；(2) 出行终点地段的特点，如零售商店占地面积的大小；(3) 出行的属性，如乘车时间和费用。设 p_o 为一个在起点地段 o 产生出行的特点的 $1 \times J$ 行向量；设 A_d 为一个在终点地段 d 吸引出行的特点的 $1 \times K$ 行向量；设 X_{hcdmr} 为一个每日出行时间 h 中，从起点 o 到终点 d、用方式 m、经路线 r 的出

行的展性的 $1 \times L$ 行向量, 则 $U_{sph}(h o d m r) = U_{sph}(p o, A d, X h o c l m r)$, 其中自变量 $(h o d m r)$ 标明的是该次出行, 下标 $(S p h)$ 标明的是效用函数。

预先提出的选择模型假定要求效用函数为可加性分离型的。线性函数显然满足这一要求。此外, 线性函数易于运算, 并可大大简化检验的方法。而且, 通过数据的非线性变换 (例如对数变换), 这种线性形式可以用来逼近广范围的非线性函数。所以, 此效用函数的线性特性特别适合于联立方程模型:

$$U_{sph}(h o d m r) = p o \alpha_{sph} + A d \beta_{sph} + X h o d m r \gamma_{sph} \dots \dots \dots (5)$$

其中 α_{sph} , β_{sph} 及 γ_{sph} 分别为效用函数 U_{sph} 的未知系数的 $J \times 1$, $K \times 1$ 及 $L \times 1$ 的列向量。

在每日出行时间 h 从起点 o 出发的任何出行的期望效用的表达式, 后面将需要用到。设 $\bar{U}_{sph}(h o)$ 代表这个期望效用, 且由下式定义:

$$\bar{U}_{sph}(h o) = \sum_{d m r} \sum_{s} \left(\frac{t_{s p h o d m r}}{t_{s p h o}} \right) U_{sph}(h o d m r)$$

$$= p o \alpha_{sph} + A d \beta_{sph} + X h o \bar{d} \bar{m} \bar{r} \gamma_{sph} \dots \dots \dots (6)$$

其中 $t_{s p h o d m r}$ 为某社会经济类型 s 的人, 为了目的 p , 在每日出行时间 h , 从始点 o 到终点 d , 出行方式为 m , 路线为 r 的出行数:

$$t_{s p h o d} = \sum_{m r} t_{s p h o d m r}; t_{s p h o} = \sum_d t_{s p h o d} \dots \dots \dots (7)$$

$$A_d = \left(\frac{t_{sp h o d}}{t_{sp h o}} \right) A_d \dots \dots \dots (8)$$

以及 $X_{h o d m r} = \sum_{d m r} \left(\frac{t_{sp h o}}{t_{sp h o m r}} \right) X_{h o d m r}$
 $\dots \dots \dots (9)$

从任何社会经济类型的人所作的全部出行中得到的总效用，就是每次出行的效用对所有出行进行累加：

$$U_s = \sum_{p h o d m r} \sum_{t_{sp h o d m r}} \sum_{U_{sp h}} (h o d m r) \dots \dots \dots (10)$$

此表达式可用作评价供选择的运输方案的公共效益的指标。

出行生成

起始点产生出行的总量和终止点吸引出行的总量，常依据相应地段居民的社会经济特点来进行回归。在目前条件下，实际运用的效果一直是非常好的。但是，预测出行目的的难度是，交通费用和其他出行属性在解释性变量中一般不存在；这样一来，将来的交通拥挤并不影响交通预测。这种对于交通费用的不敏感性是传统模型的一个严重缺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下面来推导一种全新的出行生成模型。

假定时间周期充分小，则作一次以上的出行是不可能的，故一次出行的概率远远小于1 ($p_1 \ll 1$)。所有的非出行机会均可看作是一个二者取择其一的选择，其概率为： $p_0 = 1 - p_1 \approx 1$ 。那么，根据方程(4) 定义的对数模型，有

$$\log(p_1) \approx \bar{U}_{sp h}(h_0) - \bar{U}_{sp h}(\phi)$$

其中 $\bar{U}_{s p h}(h_0)$ 为方程(6)所定义, $\bar{U}_{s p h}(\phi)$ 为非出行选择的期望效用。

此外, 设起始点 0 处, S 社会经济类型的个人(或家庭)有 $N_{s 0}$ 个, 若 $N_{s 0}$ 充分大, 在连续时间周期内出行生成概率是独立的, 则在 M 个时间周期中, 出行的期望数为 $t_{s p h 0} = M N_{s 0} p_1$ 。将 p_1 的这个表达式代入前面的对数方程:

$$\text{Log} \left(\frac{t_{s p h 0}}{N_{s 0}} \right) = \bar{U}_{s p h}(h_0) - \phi_{s p h} \dots (10)$$

其中 $\phi_{s p h} = [\bar{U}_{s p h}(\phi) - \text{Log} M]$ 可以看作一个未知的常数项。这种出行生成方程将每人(或每户)的出行数来为一次出行的期望效用的函数, 而且, 通过出行属性对期望效用的影响, 使这个方程对出行属性非常敏感。

出 行 分 布

广义来说, 出行分布包括终点、方式和路线选择。假定已有出行生成预测, 则出行分布模型可预测从每个起始点地段出发, 以特定的方式, 经特定的路线, 到达特定的终止点地段的出行的比例。终点、方式和路线的选择可以作为序贯决策或联合决策过程建立模型。因为路线选择是方式和终点选择的子集, 所以在选择终点和方式之前, 按理不可能选择路线, 虽然它们可以综合起来选择。在终点和方式的选择顺序上, 不可能加上类似的预先的限制。

采取出行方式 M , 经由路线 r , 到达终点 d 的出行比例, 可以看作对特定联合选择的联合概率的估计: $p(d m r)$ 。同样,

在“预先”选择终点 d 和方式 m 后，经由路线 r 的出行比例，可以看作对条件概率的估计： $p(r|dm)$ 。三个变量的联合概率可用十二阶等价连续的条件概率和边缘概率的形式来表达；前面提到的对于路线选择的连贯顺序的预先限定，把等价连续阶数降低到五阶，这就构成了以下五个特殊模型的基础：

$$p(dmr) = p(r|dm) p(dm) \dots \dots \dots (12a)$$

$$p(dmr) = p(rd|m) p(m) \dots \dots \dots (12b)$$

$$p(dmr) = p(r|d) p(d|m) p(m) \dots \dots \dots (12c)$$

$$p(dmr) = p(rm|d) p(d) \dots \dots \dots (12d)$$

$$p(dmr) = p(r|m) p(m|d) p(d) \dots \dots \dots (12e)$$

理论上这五个模型是等价的；但是 Ben-Akiva (1) 应用这个模型得到了一些很不相同的实验结果。对这种偏差有两个基本解释。首先，来看一个模型，比如说方程 (12e) 所指的模型，分别估计 $p(r|m)$ ， $p(m|d)$ 和 $p(d)$ ，与对一个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分块相类似，如导论中指出的，它将很可能导致一些共同参数的不同估计。其次，通过序贯部分的各个估计值相乘来估计 $p(dmr)$ ，总是劣于直接地、全信息地对 $p(dmr)$ 进行估计。

认为一个人在选择终点时利用一个时间值，在选择出行方式时利用另一个时间值，在选择路线时利用又一个时间值，这是没有理由的。时间的隐含值在整个模型中都应该是一致的。保证一致性的一种方法是，利用方式选择的信息，估计共同的参数，然后利用这些估计数据作为终点和路线选择模型中的“已知的”变量 (3)。但是，仅仅利用现有信息的一部分，估计的精确度仍

然比全信息估计要差得多。

一个终点、方式和路线选择的联合模型可以代替几个序贯模型，联合概率的直接估计 $P(dmr)$ ，将对每个参数正好得出一个估计值，而且，由于这些估计值是以全部现有信息为基础的，它们就会比任何局部信息的估计更有效、更准确。尽管条件概率和边缘概率的估计是必要的，但最佳估计可以通过联合概率的全信息估计的适当的累加简单地得到。例如：

$$\hat{P}(d) = \sum_m \sum_r \hat{P}(dmr)$$

无论个人有意思的或潜意识的决策过程是序贯的还是联合的，这都不相干。问题的症结在于：(1)共同参数估计的一致性；(2)估计效率。在这个基础上，联合选择模型有明显的优越性。

终点、方式和路线联合选择模型可以从基本对数选择模型演变而来。选择出行指标 $(h o d m r)$ 的概率由下面的多项式对数方程决定：

$$p(hodmr) = \frac{\exp\{Usph(hodmr)\}}{\sum_d \sum_m \sum_r \exp\{Usph(hodmr)\}} \dots\dots\dots (13)$$

因为 $t s p h o d m r$ 所表示的出行期望数与 $t s p h o \bar{d} \bar{m} \bar{r}$ 所表示的出行期望数的比，与选择相应出行的概率的比相等，故有：

$$\text{Log} \left(\frac{t s p h o d m r}{t s p h o \bar{d} \bar{m} \bar{r}} \right) = Usph(hodmr) - Usph(ho\bar{d}\bar{m}\bar{r}) \dots\dots\dots (14)$$

适合于所有不同数对 $\{ (h o d m r), (h o \bar{d} \bar{m} \bar{r}) \}$ 及所有起点 O 。

总 需 求

为了把出行生成与出行分布联合成一个总的需求模型，有人作过多种尝试。一种典型的“直接需求”模型形式为：

$$tsphodmr = \alpha sphodm_n^n [G sphodm(n)]^\beta sphodm(n) \prod_h [X hodm(h)]^r sph(h) \dots \dots \dots (15)$$

其中 $G sphodm$ 为出行生成特点的向量，直接需求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主要道路网络或地段变化的影响的预测。例如，某主要地区发展了，需要在新地段设置停靠点，这个模型就要预测到达新地段的新的出行，而其余地段之间的出行保持不变。但是人们都希望用到达新的停靠点的出行代替到达旧的停靠点的出行，因此，整个出行分布模式就将发生变化。

曼海姆 (Manheim) [4] 提出了如下形式的广义共享模型：

$$tsphodmr = \alpha sp(z) \beta spho(z) r sphod(z) \mu sphodm(z) \omega sphodmr(z) \dots \dots \dots (16)$$

其中 (z) 为社会经济变量，出行生成变量和出行展性的合成向量（其下标 $(sphodmr)$ 为节省篇幅省去），并且：

$$\sum_n \beta sph(z) = \sum_o r spho(z) = \sum_d \sigma sphod(z) = \sum_m \mu sphodm(z) = \sum_r \omega sphodmr(z) = 1 \dots \dots \dots (17)$$

后面这个条件式允许把共享的部分看作条件概率，它可利用多项式对数分析估计出来。实质上这是一个广义序贯模型，因此，也有前面提到的序贯模型的弱点。

另一种方法是把出行屐性引入出行生成模型，把迭代反馈回路插入出行生成与出行分布之间。但是，出行生成模型和出行分布模型的分别检验与把一个联立方程模型分块相类似，它将导致不同的、低效的局部信息估计。

在已知了本文所推导的出行生成方程和出行分布方程之后，总需求模型可以构成为一个联立方程系统：

$$\begin{aligned}
 & \text{Log} \left(\frac{t_{sph0}}{N_{s0}} \right) = \bar{U}_{sph}(h_0) - \phi_{sph} \\
 &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
 &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
 &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dots \dots (18) \\
 & \text{Log} \left(\frac{t_{sphodmr}}{t_{sphodmr}} \right) = U_{sph} (\quad hodmr) \\
 &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text{适合于所有不} \\
 &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text{同数对 } \{ (hodmr), \\
 &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cdot \quad \quad \quad \quad (hodmr) \} \\
 & \quad \quad \quad -U_{sph}(hodmr) \quad \quad \quad \text{及一切 } 0 \\
 & \quad \quad \quad \cdot \\
 & \quad \quad \quad \cdot
 \end{aligned}$$

用方程(5)提供的线性效用函数，方程(18)可简化为方程(2)的形式。设 Y_{sph} 为应变变量观测值的列向量，如方程(18)左边所示。同样，设 B_{sph} 为 α_{sph} ， β_{sph} ， γ_{sph} 及 ϕ_{sph} 叠加得到的系数的列向量，设 ϵ 为残差误差项的列向量，最后，设 Z_{sph} 为解释性变量的对应矩阵：

$$\begin{matrix}
p_0 & A_d & X_{h\bar{d}m\bar{r}} & -1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0 & (A_d - A_{\bar{d}}) & (X_{h\bar{d}m\bar{r}} - X_{h\bar{d}m\bar{r}}) & 0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 \cdot
\end{matrix}
\begin{matrix}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
\vdots
\end{matrix}
\begin{matrix}
\text{适合于一切 } 0 \\
\text{适合于所有不} \\
\text{同系数对 } (h\bar{d}m\bar{r}) \\
(h\bar{d}m\bar{r}) \text{ 及一} \\
\text{切 } 0
\end{matrix}
\tag{19}$$

那么，整个联立方程模型可简单地表示为：

$$Y_{sph} = B_{sph} + \epsilon \quad (\text{适合于 } (sph) \text{ 的所有值}) \dots\dots\dots (20)$$

普通最小二乘法，广义最小二乘法或 Nerlove - press^[5]方法可用于寻找 B_{sph} 的最佳估计值。

预测方法为：

$$\begin{aligned}
\hat{t}_{sph\bar{d}m\bar{r}} &= \hat{t}_{sph\bar{d}} \left(\frac{\hat{t}_{sph\bar{d}m\bar{r}}}{\hat{t}_{sph\bar{d}}} \right) \\
&= N_{s\bar{d}} \frac{\exp(p_0 \hat{d}_{sph} + (A_{\bar{d}} + A_{\bar{d}}) \hat{p}_{sph} + (x_{h\bar{d}m\bar{r}} + X_{h\bar{d}m\bar{r}}))}{\sum_{\bar{d}m\bar{r}} \sum_s \sum_p \exp(A_{\bar{d}} \hat{\beta}_{sph} + X_{h\bar{d}m\bar{r}} \hat{r}_{sph})} \dots\dots\dots (21)
\end{aligned}$$

为了实现这些预测，对于保证分别由方程(8)和(9)定义的平均变量 $A_{\bar{d}}$ 和 $X_{h\bar{d}m\bar{r}}$ 的相容估计，迭代求解过程是必要的。此外，由“供应”函数 $X_{h\bar{d}m\bar{r}}(t_{h\bar{d}m\bar{r}})$ 表示的乘车时间内的交通流量及其他出行属性的影响，应该引入到预测的迭代求解程序中去。

$$(\text{交通流量 } t_{h\bar{d}m\bar{r}} = \sum_s \sum_p t_{sph\bar{d}m\bar{r}})$$